《七种方法》后传

# 文：1次方

1

若干年后，他回忆起第一次看着胸前那个号码标记的瞬间，确是对那时自己那种近乎狂热的情绪感到难以理解。1，如此特殊的号码，似乎注定要书写不一样的故事。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号码不过是滚动式的随机分配，而一个人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显然也与号码无关。但越是神圣的氛围里越容易产生迷信，这点早已被历史证明过。

那天校领导们的演讲和以前或者之后的每一次一样令人昏昏欲睡，直到旁边的21戳了我一下：“你看，那位学长好像有什么话想说？”

我看向主席台上，话题的中心显然是那位传奇般的人物：历史上第一位成功找全七种方法的学长5。5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右边是校长，再右边是副校长，左边是年级主任，再左边是班主任。5肩上戴着一朵大红花，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瓶没有打开过的水。

校长拿着话筒说：“今年我校寻找七种方法的同学可谓收获颇丰，共有15名同学因此获得了优录资格，数量居全省第二。其中，我校的5同学表现最为突出，独自一人找齐了全部的七种方法，成为了自教育改革以来，全国第一名找齐全部方法的同学。”

校长继续说：“在我看来，5同学的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5同学一向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勤奋刻苦，在寻找七种方法的路上坚持不懈；另一方面，这与我校老师——特别是2015级的老师们——的培育是分不开的。下面就有请2015级的年级主任，郑老师为我们讲述5同学的成材经历。”

年级主任接过话筒，说道：“谢谢校长。对于5同学如今的成就，可以说，我是毫不意外。早在三年前，5同学刚刚进校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天赋异禀，后来…“

郑主任又说了许多，至于说的是什么，今天的我确实已经无法回忆起了。那些话在那一刻之前我已经听了无数次，在那之后又听了无数次。想从这无穷无尽的像是由代码重复生成的语句中找出那一天究竟使用了哪些形容词来描绘5的成就实属不可能。

我看向我周围的21，42，69和77，我知道他们就是我在接下来三年里的战友。我忽然有些胆怯，但也知道这不是表露的时机，于是只得佯装作自信。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自信满满。

又有许多人发了言。5的班主任说是他指导着5放弃高考，坚定地走上寻找七种方法的道路，并且鼓励我们追寻适合自己的路；教务主任强调我校课程安排合理，其中特别适应寻找七种方法所需的知识储备；学生代表指出5平时热心帮助同学并鼓励我们效仿；甚至学校安保部和食堂后勤人员也认为5的成就有自己的一小份功劳。

我没有听到5的发言，这本该很奇怪才是。但那一天的1却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许是他误以为5的发言作为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放在最前面，而在他昏昏欲睡时溜走了。又或者有别的原因，就像我们好奇为什么历史上有人会相信赎罪卷。

2

那年四月那晚的雨似乎很大，也可能不怎么大。介于暴雨和晴天之间的半稳态无法用一个词清晰地描述，就像我们很难描述七种方法是怎样的实体，更难想象老师怎么会用整整一晚上讲解这种无法描述的实体。

“相信诸位也已经知道，寻找七种方法，是我国大学入学除高考外的另一条路径。”老师说。

我环顾四周，旁边的77不知从何时起打开了朋友圈就没再放下手机。虽然大家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公开表示，但我感觉仍在听这个无趣的老教授宣讲的人却已寥寥无几。

“嘿，你说，派个这样的教授来宣讲，明年他们怎么可能招得到生源呢？”坐在我另一侧，我当时还不认识的21自言自语道。

“相比于高考的全面考察，这条路更能考察部分学生的突出数学能力，更能选拔优秀的数学人才，从而被广大高校接受，成为了一种具有特色的招生方式。”

“哈，不存在的。F中的名声大家都知道，到了报名的时候还不是都想去。”

“所谓七种方法，其实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百上千种方法的合称，但在同构的意义下，找到其中任意七种，就已经包含了所有方法中的全部信息。故称七种方法…“

“说的也是，我这种F中教练看不上的人，也不可能指望前面有人不去吧。”21打了个哈欠，问我：“同学，你是哪个初中的？”

“作为高中生寻找七种方法时，并不可能，也不需要找齐全部的上千种方法。只需要找齐任意七种，完整破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秘密，从升学的角度来说也就足够了。”

“四十九中。”我回答说，“就在你们隔壁。”

“七种方法是具有微弱荧光的透明气体，与其它气体间不会发生扩散现象。“

“哦，那看来你也会去S高中吧，我们以后大概会是同学呢！有没有兴趣和我们组个队？”

“七种方法的荧光与其它物体的荧光也并不相同，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它的光线都仅仅在某一特定角度肉眼可见。也就是说，需要找到线索对应的准确地点和观察角度。“

“组队？”我问，“是指一起做题吗？”

“不止是一起做题哦。”21另一侧的42说，“等到高三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出发，去世界各地寻找七种方法，最后的成果也是大家共享。”

“只要我们把找到的方法均分给队友就行了嘛。”21说，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再说，合作能力对以后搞研究也很重要啊，大学里面很看重这个的。”

“为了寻找七种方法，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几何、组合学、初等数论等等。这些内容在高考中都是不要求掌握的。这也是为什么寻找七种方法需要单独的数学培训。“

“唔，有些道理呢。”我说，“那如果我们确实都去了S中，倒是很不错的提议呢。”

“也许刚开始学习这些的时候，你们会感到学习方法上些许的不适应，有时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你们会逐渐体会到七种方法中的奥秘，并且建立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

在我的介绍下，77很快也同意了与我们组成未来的团队。

“我们的课程会持续到高二的暑假，在剩余的一年时间里，你们将各展所能，在正确计算的基础上周游世界，寻找七种方法，“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队友，69。”21继续说道，“他今天没来，不过下次课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他了。欢迎加入我们。”

“创造属于你们的辉煌。”老师说道。

3

当我走进那个我已经数百次走进过的位于校园偏远一角的教室时，屋子里的21，42和69围坐在一张桌边。77的死实在太沉重，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

“我觉得我们都有些迷失了。当然在这样的重大打击下，人确实很难保持理智思考。不如让我们完整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信息。”69说。“首先，5的故事和经历，以及那一篇采访稿，总共存在至少三个重大疑点。”

“首先，最重要的疑点是从家长在教育局工作的52提供的宝贵资料中获得的。5并非像所有的宣传资料说的那样是一个人找齐了全部七种方法，而是一个团队的成员。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他有两位同伴，他们的号码分别是13和29。”42首先开始梳理信息。“并且，很有可能他还有另外两位同伴，他们分别是47和61。为什么5的成功会被宣传作一个人的成功，我知道你们肯定都有些猜测，但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

“其次，也是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信息，13和29，应该都死在了寻找七种方法的途中。死因十分诡异。” 42接着说。

“和77一样诡异。”我插话道。但似乎没有人听见我。

“29的情况是比较确定的，他独自前往野外探索，然后再也没有回来。5忘在这个教室里的一摞演算稿纸里夹着半本他的日记，其中记载了这段故事。5尽力劝29不要贸然前进，而29急于寻找最后一种方法，就一个人走进了密林。”

“至于13的事就难以推定了。我们只知道在这本日记的开头，5在莫斯科找到第二种方法的时候，其中一位团队成员就已经离世一段时间了。并且后面的部分里也再没有提到过13。联系教育局的备份文件，我们只能推断，13，作为5的团队的另一员，是那个去世的人。”

“47和61则更是无比神秘。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存在过，他们和13以及29一样都来自隔壁的F中学，他们寻找过七种方法所以才有编号，他们和5应该认识彼此，他们现在不存在了。嗯，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全部了。“

“然后就是那篇采访稿里的那个片段，5谈及他寻找第四种方法时的故事。”42继续说。

讲到这里，我本应该向你复述这个故事。但这一工作显然比想象的更困难。我首先要关注这件事中5的真实经历：5在飞机上向47和61讲述自己在一个诡异的梦中梦里梦见一次空难导致47和61丧生时，航班失事导致47和61丧生；其次是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5向他的伙伴讲述的他的梦境中那个围绕着七种方法的诅咒，其中究竟哪些部分属于对事实的暗示或预言；然后是这个故事在5向那位记者转述时，做了哪些保留、省略和加工；这位记者写采访稿时，又是怎样对材料进行了二次选取；以及1对于这些材料的三次转述；最后，考虑作为我的听众的你的身份，我得知的信息中的哪些部分暂不适合为你所知。经过了如此久的时间跨度和如此多次的转述，其中的信息自然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失真。即使每一层转述者都将它视作自己此生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并且尽可能地希望其中信息得到完全的保留，但对于非亲身经历的读者来说，其信度至多也不会超过古希腊神话。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但我仍会尽我可能地记叙，这是我得知这些故事时就自动接受的使命。

“嗯，5的采访稿和他的日记合起来看，关于这件事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信息了。那篇采访稿如果还没被认作隐喻而删除的话仍可查阅，5的日记的原件我也一直保留着。但是啊，我们还是不要讲这段了。我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我和我的战友们那晚的讨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故事继续讲下去也没有后人能相信。或许，这件事完全是一场梦，我们在77去世后过度悲痛发生的集体幻觉。我们继续讲剩下的，有历史依据的部分。”

“等等，你所要讲的那个诅咒，就是与这次讨论相关吧？略过了这部分，如何构成完整的故事呢？”

他长叹一口气，“在梦境的后半部分，我，21，42和69讨论了一整夜，我们从支离破碎的证据中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5也发现过这个秘密，但是有更重要的人不希望这个秘密被发现，于是5被迫签下了保密协议，只能将暗示这件事的线索拆成碎片藏在几篇日记和采访中。据我们根据日记的时间线推断，47和61的消失也与这件事有关。”

我意识到接下来部分在我所需要记录的故事中的重要性，甚至忘记了自己不应该打断1的讲述。“所以，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呢？77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21和69在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为什么还是陷进了同样的深渊？”

“我说过了，这些只是我的梦境。”讲述者望向窗外的天空，“至于真相，我不能说更多了。毕竟，我也签过那份保密协议。”

4

“那天，哦，我说的是你最后一次见到21的那天，你和她坐在巴黎某个街头的咖啡厅里，就像你和我现在这样，对吗？”

“不完全对。即使其他所有的因素都阴差阳错般保持一致，至少还有一点不同：你知道21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

“没错。我知道21消失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知道21消失了。对吗？”

“我也知道21消失了，但是我还是邀请了你。”

“既然是你邀请的我，不如你先说吧。为什么你觉得这次你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我认为我的信心并非来自于对这个命题的认识。与其说我相信这个命题，不如说我极度怀疑它的否定：为什么你觉得那个同样的结局必然会再次重演？”

“观测截止到目前的全部三个已知实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否定。”

“这完全没有道理。三个样本不足以得出统计显著的结论，而你和我也是与之前每一次的追寻者都不同的个体。”

“这确实不构成充分的证据。但是在这个命题上，相较于相信它，相信它的否定应该被赋予更高的基础权重。毕竟放弃最后一步至多相当于浪费两年的努力，而坚持走下去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仍劝你再仔细考虑这一点。”我将手中的小半杯柠檬茶一饮而尽，什么更重要的东西也随之消逝。

“想象一下，如果我消失了，你与下一个人进行同样的对话。这是一个无尽的轮回吗？”

“你和21道别的那天，你和她的对话和我们现在的对话完全一样，对吗？”

“是。”

“不。至少有一点不同。你只能向21说‘截止到目前的两个已知实例’。如果这真的，像5说的那样，是一个诅咒，至少这个轮回有停止的一天。终究有一天，站在“你”的立场的发言者不再能保持理性地说出‘X个样本不足以得出统计显著的结论’这句话。”

“这足以改变他/她的决定吗？”

“你和21对话时，你有提出这个重要的不同吗？”

“没有。”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对吗？”

“我能听出你的关心。谢谢。”

“保重。”

“再见。”69轻声说道。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的中午虽然没有下雨，但天也不是太晴。和五年多以前那个更接近夏日的午后一样的天气。

“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确实已经很难准确回忆。我的记忆仅剩下最具有特征性的一两个碎片，而这些碎片被另一件事的碎片所填充，使得我对于这两件事的记忆边界越加模糊。确切无疑属于五年多前的那个中午的是那个学姐背包里泛着金光的七种方法之一。但不确定的是时间对这一事实的磨损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

如果我们要寻找的是某件实物，那么我们大致可以估计出仍能寻找到它的时间期限。比如想找到早上遗失在食堂里的水杯最好不要超过当晚，想重返从前待过的教室至少在几年内可行，而想再见一次某知名历史遗迹则约莫可选择此生的任何时刻。如果我们要寻找的是某精神遗产，这一有效期通常则更长：毕竟寻找精神遗产的本质是意淫中的自我感动，哪怕其寄附于的实物完全损坏或遗失，人们仍能用种种方法自我欺骗。

但这次不同。虽然你知道我们想寻找的是精神遗产，但你不敢下定论说其存在性不会随时间和场合发生变化。你曾经以为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与生俱来的本能，后来你知道任何珍贵的东西都需要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守护。你走在你不是第一次走过的校园小路上，七种方法的气息似乎在每一个角落都隐约可见，但没有哪一处让你确切无疑地认可那就是你要寻找的幻影。

现在是中午的11点58分。根据我们的计算，最后一种方法的这一个观察角度的有效期仅仅剩下两分钟。无需42提醒，我已经猜到这一次我们大概要无功而返。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堆积成山的演算稿纸里的某一个角落发生了错误，从而将我们引向南辕北辙的线索。但我更愿意相信是我们寻找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用更理性而保守的角度来看，可能是这里发生过影响了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或是两年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一切；或者采取我更喜欢的激进立场，这只不过是因为我已经与五年前完全不同，而我所处的这个子世界因为我采取的观测方式不同而坍缩进了不同的奇点。

随着剩余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感到我自己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正在一点一点的剥离。在一个时间线里我呆呆地望着天空，而另一个我却找到了解答这一谜团的线索。我无法向你描述这是一个怎样的线索，它模糊而又具体，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时而来自某个三可以整除五的平行时空，时而像某个大于五十六而小于五十七的正整数。剩余的两分钟实在太短，被思绪填充的我无暇分辨究竟哪一个我才是我，只记得那恍惚的意识被不知道什么东西裹挟着，选择了某一个结局。

6

某个深夜，某个可能是我的生物走在某条没有终点的路上。那些路灯的光又明亮又朦胧，像那条我走过无数次的学校门口的路。

我站在天桥上。天桥的地面是由几片生锈的铁板连接成的，铁板上有许多凸起，使得它看上去没有它实际上那么锈。棕红色的铁板边缘上立着许多棕红色的铁柱，作为天桥的栏杆存在于天桥的两侧。整个天桥都是锈透了的，但栏杆摸上去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疏松，反倒有着铜一样的质地。

天桥的两端是两座陈旧的水泥房，大概二三十米高。可以看出房子的外表面原本是刷的白漆，但经过多年的风雨后，显现出了和天桥几乎一样的棕红色。在面向天桥的方向上，一扇窗户都没有，整个墙壁都是一个完整的平面，只在和天桥相接的地方打开了一个深邃的洞。我从天桥上向内望去，全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靠近洞口的几家人门前有着点点白色的光亮。

天桥上的我把手放在栏杆上，看着不远处的另一座天桥。两座天桥几乎一模一样，锈迹斑斑的桥面，两边都是破旧的楼房。我自然而然地继续向远处延伸视线，发现了更多的天桥和更多的楼房，景色周期性地出现，直到我看不到的地方。但是这无尽的天桥上除了我却没有一个人，让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进入了被遗弃的工业区。

我又把视线移回桥上。连续的栏杆在桥的正中有一个缺口，好奇心让我去那里一探究竟。我看到缺口那里有一个牌子代替栏杆出现，铁制的牌子不像栏杆和桥面一样生了锈，而是镀了一层别的什么金属，银白色的表面闪着白光。这个一般被称作纪念碑的东西上用黑色写着我不认识的欧洲文字，只在最后一句上出现了四个汉字“纪念英雄”，后面跟着的是两三个陌生的字符，我想那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在我琢磨着这个牌子的意义时，从天桥两边的洞中跑出了一个人。他大喊着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万岁，向我冲来。我听到他的声音，又看了看牌子上的名字，从音节构成上他很像是在喊牌子上纪念的那个英雄的名字。既然桥上除了这个牌子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我只能把他设想成那个英雄的狂热追逐者。

追逐者根本没有在意我，他跑到英雄的纪念碑前，深鞠一躬，然后就飞身向前跃起，跳过了纪念碑，向外面的天空飞去。我慌忙趴到栏杆上向下望去，看到他在空中奋力地向前伸展自己的四肢。他的嘴张到了最大，嘴角都裂开了，向两侧飙着细细的血柱。我看到他的扁桃体剧烈地晃动，里面抖出了那个英雄的名字。然后，他猛地落在了地上，就像一个番茄从高空落地一样，番茄汁溅得满地都是，新鲜的红色流淌开来，而番茄本身也已经摔得粉碎。

我吓得向后倒下，瘫软地坐在生锈的铁板上。桥下是番茄的尸体，我不敢再去看，我的视野里只有两边的楼房和远处无限次重复的天桥。我听见两边又传来了那个英雄的名字，屁股下的铁板有节奏地颤动着。我看见又有人从两边冲出，重复着追逐者的行为，奔向天桥以外的天空。我眼神呆滞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跳了出去，又一个个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听到一声声从骨头的最深处发出的呐喊，呼喊着同一个名字。那些声音震撼着坐在天桥上的我。两侧奔来无数的男男女女，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着各式各样的发型。他们毫不在乎坐在天桥上不知所措的我，从我的面前有秩序地跳了下去。

密集的人群冲击着大地，我听见他们落地时发出的沉闷的响声。过多的番茄汁已经流到了第二座天桥的下面。整个地面都是鲜红色的了，而人流依然未减。我面前的人已经自觉排起了队，队伍从天桥中央一直延伸到楼房的黑色的深处。我无能为力地看着他们。我只敢这样坐着，我怕我一旦站起来就会昏过去。

我等了许久，又等了许久，排队的人终于到了尽头。最后一个人看了看坐在那里的我，意识到这片时空已经没有其他人，她轻轻地问道：“你也来吗？”

那声音既熟悉又陌生，既近在咫尺又无比遥远。有那么一个刹那，也可能不止一刹那，我意识到什么事情已经超出了应有的界限。你知道，如果我面对这个问题一百次，至少有九十九次我能意识到这个问题除了是和否还有第三种回答，除了跳下去和呆坐着不动还可以拦住那个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似乎我本想做出的也确实是另一个回答，但大概是过于具有震撼力的景象使我失去了判断力，只剩下没有任何气力的声音回复道：“还是算了吧。”

她听到我的回答后，淡淡地笑了笑，用和我一样没有任何气力的声音说：“那就算了吧。”然后我看到那个背影也向纪念碑鞠了一躬，跳了下去。

唯独不同的是，我没有听到英雄的名字。

我努力爬向那个栏杆的缺口，把头伸出天桥，胆怯地向下望去。桥下，番茄酱已经堆得有将近两米高了，番茄汁铺满了我能看到的全部地面，使得我的整个视野都是棕红色。那些番茄汁堆在一起，没有哪一滴比另一滴更璀璨。这时天空中弥漫着的是和天桥一样的铁锈的颜色，番茄汁在四周高楼阴影的映衬下，颜色深得好像已经在那里堆放了许久而变质了。我知道那本该是注定属于我的结局。我感到一阵突然的晕眩，似乎过往的人生才是一场梦，是已经化为了番茄汁的我对世界最热切的想象。

曾经你以为方法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现在我知道那所谓方法不过是你和我的心灵在客观世界的投影。有人说失去信仰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在这个既没有答案也没有方法的世界上存在的目的不过是存在本身，其意义至多是让我的身躯维持与番茄汁不同的模样。或许他们是对的。但即使如此，我也有责任离开这里。我既没有答案也没有方向，但其他任何解答至少比纪念碑上的铭文更接近真相，其他任何目的地至少比天桥下更具有意义。也许前路上也没有你期待的答案，也许下一个人也不知道哪里有我想要寻找的方法，但我至少可以让他知道这片废墟里埋葬的故事们。每一滴番茄汁都曾以为那不是自己应有的归宿，可人们听到的只有他们对英雄最后的呼唤。我深知我无法挽回生命，但相信你也同意时光倒流并非他们唯一的诉求。我深知我相较于纪念碑的渺小，但保存记忆体并不需要质量。

我试图把目光从桥下移回，然后转身离开栏杆边。这个动作是那么的熟悉，你还记得传说中我们趴在走廊栏杆上聊天的岁月。可惜我们都知道美好的东西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而避开下一步陷阱的密码往往藏在三十步远的角落。最后一个身影转身离开这片废墟，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中似乎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滴答声，只有你会知道那是我的泪水。

7

我填写过许多份答卷，但其中的任何一份都与眼前的这一份在不止一种意义下很不相同。在隐约的记忆里，似乎是我失去意识了一小会，然后一篇与本文很不相同的文章自动出现在了卷面上。我甚至记得作为考场的六中有比我的学校大几倍，还有足球场的校园，但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构思出的那些写在卷面上的文字。

我知道我的生命在某些特定时刻的孤独和心灵在某些特定方面的贫瘠，或许这就是我不能像我左边、我右边、我前面、以及我侧前方的那些同学一样奋笔疾书的原因。我没有认真听过的某作文辅导老师好像说过，丰富的写作素材都来源于生活，缺少的是观察的眼睛。尽管我的生活中只有过否定这一主题的经历却不曾有支持它的素材，但以此就否定他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素材恰恰是我最不希望他们犯的错误的共轭命题。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大概也不认识我。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审判结束后的形式主义，但对他们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我经历过相同的生离死别，我甚至知道那他们觉得遥远的所谓“死别”在大人们的恐吓之外究竟意味着怎样痛苦的毁灭。我因为经历了这许多的许多而具有可能他们并不期待我有的感同身受，但没有被对方感同身受的感同身受大概也不过是顾影自怜。

审视着过往十八年的生命，你总感觉前十四年和后四年之间隔着一层朦胧的雾。前半部分是清晰可辨的，和我左边、我右边、我前面、以及我侧前方的那些同学近乎相似的人生。后面剩下的部分则是最彻底地摧毁它并完全重新建构的过程，像你小学时听大人们描述的大学生毕业踏入社会后的状态那样。你竟难以分清究竟是经历了十四年正常生命的你做了一个梦，还是本就是异类的你虚构了一个好似正常的过往。当然，无论是哪种，你都已经与他们不同，无论是在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方向。直到被你面前的试卷惊醒，波澜起伏的时空交错在此刻。

2035年的新时代青年可能想读到任何东西，但一定不会想读到我的胡言乱语。你不知道何者更像是胡言乱语，究竟是我的主体意识倾泻的这些情绪垃圾，又或者是那不知是谁在你的卷面上划拉出的字符串。还是那个作文辅导老师说过，面前的这张作文纸应该概括我过往十八年的一切。但能概括前十四年的文章，能概括后四年的文章，以及面前作文题要求我们写的文章是彼此不交的三个集合，其中甚至还有至多三个是空集。

你知道完成作文的任务已经托管给了其他意识实体，你需要做的仅仅是趴在桌上观察发生在你左边、你右边、你前面、以及你侧前方的生离死别们。我的意识逐渐离开你的身体，朦胧中只看到一盏忽明忽暗的路灯照亮了那些已经被无数次朗诵过，并且此刻正在你周围再次被朗诵的铭文。镂空的缝隙里透出的光洒在另一侧的天桥底，被泪水模糊的目光看到的是与被记录的历史中的每一刻一样整洁得发亮的水泥地面。

# 1次方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

二零二零年十月有较大幅度删改

（全文完，正文约9600字）

\*免责声明：本文纯属虚构，除“1”和“5”外，文中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均无现实指示。

\*版权声明：“七种方法”作为喻体的版权原属于《七种方法》@lsx (“5”)